

大碛口,我生命之舟的“水旱码头”

□ 刘维颖

从1973年春到1979年初,我在碛口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前后六七年。

那时做公社一级干部,是要吃许多苦的。好在此前我已在基层锻炼二三年,加之出身农村,故对吃苦受累倒是不害怕的。其时“文革”尚未结束,年轻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是一心想让自己的生命绽放“革命”光华的。“大批”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促大干”才是硬碰硬的事。作为党委副职,我包片也包村。县区领导包社蹲点,公社总是把那个点放在我的片上,而县区领导也总是点名要我常驻他们点上。那时,我差不多常年与村上的青年突击队滚战在一起,主要是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在湫河滩筑起坝来,再从山上挑来土,一块块造地;我们把小块农田起高垫低建成“小平原”;我们一座山一座山修筑梯田,一道沟一道沟打造坝堰……经常是从夏收腾出地块开始到腊月二十六七,一直不停地造地修地。每天从太阳出山进地到晚上天黑尽收工,早午两顿饭全吃

在地里,冬天还吃“冰碴饭”。生产工具是最原始的。许多时候我和社员一样做定额。记得因为用扁担箩筐挑土,肩膀脱了皮,烂得血糊拉杂,衬衣和皮肉粘连一起,疼得钻心,至今想起还不由倒吸凉气。白昼苦干一天,晚上天天开会到半夜。那时社员生活普遍困难,我们吃派饭,群众是多方照顾的,但伙食还是以高粱面为主,吃得整天吐酸水,因为饥饿寒热不定数,弄成了一辈子的老胃病……在我的记忆中,那前后六七年,是我此生流血流汗最多的六七年,是我青春的血汗拌和了时代的风雨想要成就自己“革命”理想的六七年。

然而,那时我的理想尚不在文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事实上,早在中学阶段,我就开始做文学梦并且开始了练笔,后来又满怀文学梦幻上了大学,但亲身参加过批判赵树理马烽又在京沪几所著名大学批过多名大学者大作家的我们,那时是把文学同戴高帽游街同低头认罪坐“飞机”联系到一起的,那是人生的恶梦

啊,我们不敢!可是正如俗语所说:当惯“三只手”的总爱盯别人的兜兜。我呢,在劳动生产开会“革命”之余,还是喜欢听村里人讲各种各样的“故经”,比方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神话,比方当年碛口商人的逸闻趣事,比方当地抗战土改,比方五六十年代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反右反左社教四清等等,尤其是其中发生的那些让人哭让人笑的事。从中学开始,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那时我就将听到的这些事记录下来,六七年时间竟记了一百多万字。这些文字后来成为我创作“码头”三部曲的主要资料来源。

“码头”三部曲内含三部长篇小说,分别为《水旱码头》、《血色码头》、《望娘码头》。从第一部构思书写到第三部正式出版,前后历经二十年。其中《水旱码头》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017年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再版;《血色码头》2010年由山西出版集团出版,当年获本省五个一工程奖;《望娘码头》三年前已

通过专家组审读并入选“三晋百部(新创)长篇小说文库”,已定2019年与读者见面。三篇小说概括了古镇三百年历史变迁、精神穿越。此外,我还利用自己多年蒐集、掌握的历史资料,创作出版了长篇文化散文《大碛口》。三篇小说加上《大碛口》,共计一百五十万字。这四部书在我此生七百余万字的创作中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记得当年构思写作第一部小说时,曾因给小说起个什么名字殚精竭虑。当时,国内还没有“水旱码头”这一说,南方人一般将碛口一类地方称为“水陆码头”。当时我从备选的五个书名中最后确定为“水旱码头”,是考虑到碛口一带属中国北方十年九旱之地,习惯以水路、旱路命名交通路径,且此一称谓在民间还内蕴着路路通顺,吉祥如意的意思。小说出版至今,“水旱码头”这个词已在全国叫得很响,这是对古镇人的衷心祝福。而对我个人来说,碛口这地方,也可称之为自己生命之舟的“水旱码头”。

过了2019年春节,我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但我早年为自己制订的创作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我深知身处吕梁一隅的自己,一向不擅交际的自己,一生不屑蝇营狗苟的自己,在当今社会举步维艰的必然性,我还得日日闻鸡起舞,时时保持锐气,一切寄望于艰苦奋斗,一切寄望于真血真汗的付出。

五十五岁生日

□ 李峰

从这一天的零点开始,我的心归于平衡和宁静。五十五这个数字是岁数里的佛,是祥。我必虔诚地敬上,那是生命里最漂亮的一条中轴线

面对五十五岁,我叠起五枚风筝 穿越着来时的路。我点燃五只红烛 照亮出生时的窑洞。还得把心灵打扫一遍 向神、佛、亲人、朋友致敬,为所有的不应该说声“罪过”

如果有五十年的圆满,五年的苦难 我能承受,那是一个肉身的本来面目 我的满足来自一滴奶水,一叶苦菜,一份爱情 举杯欢庆时,母亲的眼泪落在五十五年前的今天

舟过吴江即归去

□ 郭彦珩

说起一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想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这并不奇怪,一红一绿,樱桃芭蕉,本来就是对比程度极强的两对,密集地放置在八个字中,张力和表现度可想而知,画面感已是十足。最妙的是两个“了”字,化静为动,似点睛之笔把整个画面写活了,真正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红”和“绿”就像一个上色的过程,由淡至浓,愈发鲜明。而“红”和“绿”变成一种动态的过程之后,也揭示了推动这一过程的那只手,即是容易把人抛的流光。光阴易逝是人无法阻挡的,历经流年在在外漂泊的游子更添了一份归家的愁绪。如此看来,诗句确实很美,但是这样解读未免境界小了些。不知你是否明白,其实乘舟归去的不只是蒋捷本人,还有整个被流光抛去的两宋。

蒋先生生逢宋末,出身宜兴巨族,单名一个捷字,取字胜欲。单从这一名一字上看,蒋家是有浓重的抗敌北伐、金戈铁马的情怀。蒋先生年少时意气风发,自许山河万里,一腔热血难平,红尘俗世之中也是风流洒脱。然而国势衰微已成定势。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的时候,蒋先生不过三十出头,自己的家国之恩,慷慨意气过早地破碎了。作为前朝旧臣,蒋先生遗憾地踏上了漂泊归家的旅途,而这首词即使在途中所写。

多年之后,蒋先生用一首《虞美人·听雨》追忆概括了自己的一生,通过对少年、壮年和老年三个不同阶段听雨的不同心境的叙写,勾勒了岁月沧桑在自己生命里留下的刻痕。少年时的胸怀壮志风流无忧在历经亡国之痛后完全推倒,重建起了不尽的悲慨和无奈,时光推移之后所有的愁绪在老年时逐渐释然。《舟过吴江》大概是蒋先生人生从少年到中年的转折,而宋词却没有时间转折了。

泊于江上,载着蒋先生和他的春愁。词中所谓一片春愁并不像旧来文人的伤春之情,纵然有,也只能说是小部分。这一片复杂而沉重春愁里包含了亡国之愁、思乡之愁、伤时之愁,具体拆开有对故国不复的悲哀、对俗世纷争的倦怠、对流年易逝,无法追回的无奈,以及对身前景路的迷茫。其实我认为作者所有的愁绪都来自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一瞬间恍如隔世,国已不国,归属感荡然全无。作者自诩为羁旅之客,一方面是因为漂泊在外,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亡国之后的迷茫。作为宋人,宋国已亡,天下之大,无论哪里都不再是故国,无论哪里都是异乡。面对眼前依旧的景物,不觉恍然犹意非真,陷入深深的愁思。

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风雨飘摇的一桥一渡不正暗示了作者归去之路的迷茫吗?自古有秋风秋雨愁煞人,而现在作者把风雨加在暮春,本不和谐的元素冲突之下凸显了作者深切的愁思和繁杂的心绪,两个“又”字把愁之难解描写的淋漓尽致。下阕开始感叹何日归家洗客袍,是作者失意之后对归宿的企盼。大梦将醒,山河破碎,报负成空,大家已亡,只能回到小家避开俗世,寻求安慰。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烦闷和急切,反映出作者的倦意。最后一句千古传唱。“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情景相融,最后两句信手一笔,意味深长。流光一抛,抛下了作者,抛下了两宋,也抛下了繁华过后的宋词。

本词之后,还有一些遗老之词,不过是对前朝旧事的回忆罢了,所以这首词可以看作是煌煌宋词的完美句点。小舟划过,蒋先生归去,宋词也归去了。这一首词在写蒋先生自己,其实也是在写宋词。本来就是春夏交替,新陈代谢的时节。宋词就像即将逝去的春日,虽然曾经无限美好,终究敌不过流年无情,无可挽回。万事流变本就是自然规律,那些景那些人都逝去的时候,宋词也将逝去了。时代更迭,已不是蒋先生的时代了,蒋先生无奈归去;当然也不是属于宋词的时代了,所以在烟雨江上悄然落幕,只是归去,并不消亡,我们仍能沿着斑驳的古渡石桥寻访到它的住处。时光伴着江水流去,只不过江流依旧,但舟船往来,那从吴江擦过的一叶扁舟载着凝结千年的情感驶向历史深处,不复得见。

父亲(外三首)

□ 侯燕

当年驰骋于球场的矫健背影 而今迈着蹒跚的步履 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手臂 如今握着一根龙头拐杖

每个月从银行取回一辈子熬下的碎银 赶不上老板餐桌上的顿顿菜肴 很多战友陆陆续续地在路上消失了 最年轻的也不过二十几岁 当年那风度翩翩的少年 已垂垂老矣 曾经那英姿勃发的面孔 如今也渐渐布满了皱纹 真乃岁月沧桑 沧桑岁月啊

你总爱坐在街头 看看下棋 看看棋下两岸风云之较量 观观行人 观行色匆匆与悠悠悠哉者的生活际遇 晒晒太阳 让太阳的光芒温暖这最后的路程

你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你总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静默中回首往事 那军号的急促与铿锵、悠扬与嘹亮 那红五星的闪耀与绿色的军装 特别是那擦了又擦挎在腰间的手枪 总是让你把笑容绽放 还有那军歌的嘹亮 总在耳畔回荡 这岁月如歌 如歌的岁月啊 渐行渐远 在何时消失?

雨季

也许是心灵使然 太喜欢雨季 那种滋润是由外及内的渗透

雨中 不愿坐车、撑伞、穿雨衣 只愿漫步或骑车冒雨前行 那冰凉雨珠的浸润 让心灵舒展 让思绪飞扬

惬意不经意间 被童真与放飞的思绪点燃 在雨的背后歌唱 久违的诗意 如雨般下着 点点滴滴



梁大智 摄

打湿了心 打湿了岁月过往

往事渐渐走来 被雨滋润着 绽放如花 心语悄无声息 如雨般流泻 不需要谁倾听 只要雨丝就够了

天堂梵音

真想躺在雪地上 让雪覆盖

洁白的雪花手牵着手 丝绸般 轻轻地 轻轻地 覆盖一颗纯洁之魂 让世界 悄悄地 悄悄地

絮语

让心 静静地 静静地 倾听来自天堂梵音 让最高意义的快乐 渗透心灵 如雪 覆盖灵魂

疲惫的心 不再祈祷 任雪飘飘 飘飘

军用瓷缸

一段记忆总是在不经意间 闯入心田 像锄头一般 在心的田野 耕耘 翻晒着陈年往事 翻起的土壤依旧潮湿 承载着许多青春岁月中

军营的故事

野营拉练、实弹演习 和经常午夜时分紧急集合后的行军

这个搪瓷茶缸 无论时光多么遥远 只要惊鸿一瞥 万缕情丝就会聚焦为一点 把军旅生涯中的一切事物 如电影中组接的胶片 拉近、再拉近

平日里,它静卧在桌前 陪伴我们学习,观我们言行

渴了,它就是水杯 浇灌我们的生命 由一颗青苗 茁壮成为参天大树 为祖国和人民 无论在风雨交加 或者 在和平的日子里

遮风挡雨

晨起,它就是牙刷 清洁我们的口腔 言洁行正

在节日里 或者庆功宴会上 它就是酒杯 无论是屡建功勋 或者乡愁与远方的思念 都会举杯共饮,对酒当歌

野营与拉练中 它就是行军中的乐器 丁零当啷 奏响人间最美乐曲

而今,它满载着我的芳华岁月 载着百炼成钢的退伍不褪色的誓言 依然浇灌着我的心田 滋润着我的灵魂和 苦乐年华的生活

个性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应对心情不好

□ 赵月琴

可是我也想问一句,假如没有手机在现场拍视频,假如现场没有监控,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有这么多人知道吗?会这样被举国关注吗?谁没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扔东西的时候,凭什么她扔了东西就要受到这么多的指责?本来做错了事,承诺错误,并且承担赔偿责任就可以了事了,但是,视频一拍,新闻一传,女子所承受的后果恐怕真就无法想象了。女子这一心情不好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不深、不远。

当然,在这里,我也不是要为两位开脱,也无意指责拍视频的人和发视频的网站,我只是觉得这貌似因科技而自由了的现代人,处理心情不好的办法似乎又受到了新的制约。

最近,我在看评分9.6分的电视连续剧《大江大河》,好脾气的宋运辉和坏脾气的雷东宝,一个小舅子、一个姐夫,一个文人、一个军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前者选择沉默、思考,用知识和技术对抗问题,后者选择动手打人或者直接开骂,完全不管你是什么村民还是县长,但好在他们都有节

制,都会想到自己关心的化工厂、小雷家,然后以大局为重,以解决问题为要。

电视剧中雷东宝的妻子宋运萍,也就是宋运辉的姐姐,无疑更是一个脾气极好的女人,善良、贤惠,对雷东宝支持有加,虽刚本不过一半就吃了盒饭,但其形象却深入人心,令许多观众念念不忘。我非常喜欢宋运萍,并因此开始怀疑人生,感觉自己原本也是极想成为宋运萍式的女子,温婉、贤淑、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变成了女汉子一枚,凡事特立独行,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但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用学来的心理学知识开导自己。

事实上,人生来自有七情六欲、酸甜苦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心情不好的人。我们的朋友、家人、同事,都时不时会将他或她的坏心情传递给我们。只是个人的事情一般在小范围内消化,不会像前面两位一样惊动公安、保安,惊动太多的人知道。

再想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个性化的时

代:人人发型可长可短,可烫发、可染发、可剪发、可接发,还可刀片削、剃头刀削、切菜刀削,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你想在头顶上做点什么文章,真的是有千种办法、万种设计帮你实现;服装也是,长的、短的、黑的、白的、肥的、瘦的、中袖的、七分裤的、紧身的、休闲的、露脖的、露背的、露脐的,应有尽有,卖点多,品种多,只要你敢要,你有卡,就可以让你在人群中卓尔不群,完美绽放。当然,化妆品也是。坐在化妆品柜台前的女子一定深谙化妆品对于女人容颜的重要吧。

曾几何时,我们呼唤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然而,这一天真的来了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位28岁的年轻人,在地铁上吐了一口气龙虾皮后,进了拘留所;一名穿着气质的女子,折断一支口红后引发了连锁反应,扔更多的东西,被保安制服。这样的事情比起有预谋的杀人放火来说,真的是轻得不能再轻,我们应该教育他们没错,但仔细想想,这本来应该是自己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但他或她没有把自己的

心情处理好,没有把情绪控制好,然后把自己晾在了大庭广众下曝晒,导致收获了更多不愉快、付出了更多代价。

为此,我想借马伊俐的话说一句: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当大家都在指责两位的时候,我仍然站在长辈的角度对这个个性化时代的年轻人说:个性绽放是好事,但如果没有了节制,不学会如何化解情绪,你所追求的个性生活可能将适得其反,你可能会距离你想要的个性生活会越来越远。

扔几片龙虾皮不要紧,不听指责想恶心别人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得学会让自己心情好;折断一支口红不要紧,赔偿4000块钱也不要紧(因为你还替人家当了广告),要紧的是,你得学会如何将内心想说的话合适地说出来,如何将自己的不愉快及时释放,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些。

个性化的时代,呼唤个性化的生活,更呼唤个性化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愿我们人人个性,人人生活如愿。也愿这个社会更加和谐,愿大家更多一些理解、尊重和宽容,愿指责、谩骂化为理解、亲和;愿负面情绪的传播像“谣言止于智者”一样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和化解,愿我们心中的爱和美都能表达出来,温暖这世界。

去年12月27日早上,腾讯一则关于“北京西单一女子因心情不好,狂摔化妆品柜台东西被保安制服在地”的新闻,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截至当晚,该新闻获点赞1.8万,点评13.8万。视频中,一位穿米黄色风衣的年轻女子坐在西单一化妆品柜台前试口红时突然开始发飙,不仅将口红折断,还陆续将柜台上的不少化妆品扔在了地上,口红、粉底、化妆品散落一地。据视频现场服务员的称,合计约4000元,达到了报警的低限。

当然,我们通过观看剪辑过的视频看到了女子被保安“制服在地”的场景,同时,也看到了女子伤心抽泣不断拿纸巾擦拭眼角、嘴角的情形,听到了视频中女子被制服后还试图要自伤的细节。

不在现场的我,对于真实的事实不得而知。但是单从视频本身反映的情况和女子表现的状态看,该女子的情绪的确不太好,用标题中的话讲,叫心情不好。

听到了吧?各位看官,又一个心情不好。还记得去年12月20日被行政拘留的北京地铁那位吐龙虾壳的哥们吗?同样是因为心情不好。看到此处,有人会拍案而起,凭什么心情不好就可以为所欲为、损人不利己?是的,这话问得好。